

# 老屋

冯卫东  
著

Laowu

Laowu

Laowu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老屋

冯卫东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 屋 冯卫东 著·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9.9

ISBN 7-80105-709-0 I . 老… II . 冯…

III .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47324 号

◎老 屋

|      |                         |
|------|-------------------------|
| 作 者  | 冯卫东                     |
| 责任编辑 | 李正堂                     |
| 封面设计 | 刘显中                     |
| 版式设计 | 刁玲玲                     |
| 责任校对 | 赵国培                     |
| 出版发行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经 销  | 新华书店发行所                 |
| 排 版  | 张瑞祥                     |
| 摄 影  | 王建春                     |
| 印 刷  | 北京图文印刷厂                 |
| 装 订  | 北京图文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14.25                   |
| 印 数  | 0001-3000               |
| 书 号  | ISBN 7-80105-709-0/I·50 |
| 定 价  | 35.00 元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冯卫东** 原名冯连生，49年出生，地道的“老三届”，68年到黑龙江兵团，一呆11个寒暑，坚持油灯下写日记。回京后为斗米奔波。参加过“北京语言学院”“鲁迅文学院”等等讲座的学习。小说《烦恼》被鲁迅文学院87至88年改稿班当作教材。发表过50余万字的作品，发表过乡土、市井、通俗、侦破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得过一等奖、三等奖。笔名“锲舍”、“老风”，就想用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自己，就想学契诃夫、学老舍。他感觉活得有滋有味，只因在奋斗中在困惑中在痴迷文学与追求中扑腾过。

KAD46/16

## 内 容 简 介

本书首次披露房地局领导层两种思想两种势力斗争的内幕。以郑人杰、金怡然为首的锐意改革创新派与佟金元、贾瑞贞为首的保守势力、腐败受贿等现象进行斗争。创新派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促进改革，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本书以房管局为背景，向社会辐射，对溜须拍马，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对梦寐以求当官的人，对勾心斗角窝里斗的人，对黑社会靠敲诈为生的黑势力、腐败分子、房虫子、房地产经纪入、俗不可耐的科长、怀才不遇的干部、以身相许的歌星、傍大款傍大官的女人，对以身试法的婚外恋者均有大量的披露。

腐败者挥金如土，找傍尖找三陪小姐搞婚外恋，过着醉死梦生的生活，他们如履薄冰如惊弓之鸟，唯恐东窗事发。黑社会不断监控，跟踪他们，抓到他们的把柄后敲诈了他们的钱财，轮奸了女局长，使她变成被侮辱被蹂躏的女人。腐败不得人心、腐败亡国。成由勤俭败由奢。本书所刻画的腐败者或被有关部门追查或入狱判刑或被黑社会威胁患绝症畏罪自杀，腐败者没有好下场。

本书之所以用老屋起名，因为我们还住在老屋里，老屋里有白蚁也有蟑螂，得想辙灭掉白蚁和蟑螂。老屋漏的地方得修理，掉墙皮的地方得补上，被白蚁啃吃过的柱子得更换。

我们还住在老屋里。

创新改革之路上还有绊脚石有蒺藜，坑坑洼洼、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但前途是光明的。

# 序

在皇城根儿下住的百姓，住房一向就挺紧张。早年，一家七八口人住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住不下，半大小子得住二层铺，更小的，得往铺下钻。没辙，就是因为穷。有钱的人家买一套四合院，用不了仨瓜俩枣的钱。人们只知道有钱能买房，也能买到地。解放后是公家分房，挣工资的主儿就指望公家分房。不够条件的，暂时分不到房的人，只能望房兴叹，望眼欲穿。我从北大荒回来后，就当过这号人。所以我对无房产的感受，有切肤之痛。

改革开放以后，才听说房屋是特殊的商品。管理这个特殊商品的部门就是“房管局”。管理特殊商品的局，也可以说是特殊的局。里面走马灯似地更换了一批又一批特殊的人。房地局的工人，串百家门，修门窗、修自来水下水道、修电话、修暖气、修房子，能接触三教九流的人物。房管员还能在三教九流的人物换房子。房地局的干部工人与社会上各部门的人接触，说他们手眼通天一点也不夸张。他们经的多，见的广，眼皮子杂。局里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克己奉公的好干部好工人；有吃官饭放私骆驼暗自发家假公济私的两面派干部；有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腐化堕落的干部；有勾搭女人寻觅傍尖找小姐三陪的干部……

房地局的地皮被房地产开发商一块一块吃掉了，房地局的公房一点点被卖掉了，房地局今后的出路何在？是继续维持现状，修修补补，等，靠，要，捧着金碗讨饭吃？还是以锐意改革的精神求生存、求发展？在领导层中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作法。保守势力出于某种私利，阻挠房地局的改革开放；创新派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促进房地局的发展。

房管所长许海客很想拆除旧屋建新楼，为住户办点实事。女局长贾瑞贞找出各种借口加以阻挠。有决策权力的干部，决策很可能失误，很可能失去“战机”。多亏有锐意改革的党委书记郑人杰的支持。谁来评价局长决策的正确与否呢？有什么措施可以立即中止错误的决策呢？平级干部中止错误的决策是何等艰难呀！这是体制问题，只有体制改革了，经济才能腾飞。

女局长贾瑞贞勾结副区长佟金元暗箱操作，轻易得逞。贾瑞贞当科长时呕心沥血向上爬，竞选局长，不择手段，却能得逞。她与副区长成为傍尖，非法同居，被暴徒轮奸却不敢报案。令人奇怪的是，她竟成了副区长的候选人，成了人大代表。可见这里的监督机制多么疲软。

李淑琴之类的人物得到上面的袒护，使其我行我素，使其变本加厉暗自发家。袒护李淑琴的保护伞因得到过她的实惠，对其真实面貌及做出的各种违纪违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位科级干部便“自由”到无人敢管的地步。群众即便知道李淑琴违纪违法之事，因怕得罪人，怕打击报复而不闻不问，这是最大的悲哀。

现在百姓住房仍然挺紧张，很多人住在老屋里，很多人住进楼房。老屋的柱子和房梁里有白蚁，楼房里有蟑螂。要使生者有其屋，要扫除害人虫，这是人们所希望的。

1999. 6. 8

作者写于 119 号书斋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调动 .....     | 1   |
| 郑人杰上任记 ..... | 11  |
| 竞选局长 .....   | 33  |
| 阴差阳错 .....   | 58  |
| 坐山观虎斗 .....  | 77  |
| 怪味菜 .....    | 88  |
| 八旗子弟 .....   | 101 |
| 规定 .....     | 115 |
| 吕西村的烦恼 ..... | 129 |
| 换房站的故事 ..... | 144 |

|                  |     |
|------------------|-----|
| 许海客“放空炮” .....   | 160 |
| 狼狽为奸 .....       | 178 |
| 怀才不遇 .....       | 194 |
| 用人之道 .....       | 212 |
| 被污辱被蹂躏的女局长 ..... | 226 |
| 气量 .....         | 245 |
| 婚外恋 .....        | 258 |
| 玩房的人 .....       | 280 |
| 轨迹 .....         | 295 |
| 黑吃黑 .....        | 313 |
| 武俊杰的故事 .....     | 330 |
| 为人之父 .....       | 345 |
| 白蚁 .....         | 383 |
| 许海客其人其事 .....    | 401 |
| 无奈的结局 .....      | 419 |

## 调 动

1990年9月干旱闷热烈日当空。郑人杰坐着轿车去上任；他身上的汗已把衣服潮湿了。他回忆起在718厂的情景，公安局拘捕有劣迹的青年。他身为车间党委书记给拦住了，那青年听说后，跑到他的面前跪在地上痛哭不已。临调走之前青年变成了生产先进。“郑书记，我这辈子遇到您这样的书记，我没白活，是我的福气，您调到新单位有用得着我的只要您一个电话。”小伙子的眼圈湿润了。

区委书记赵汉青和区长况东山一块找郑人杰谈话。书记说：“这个局的情况比较复杂，领导班子软、懒、散，有的长期养病，有的不抓工作，有的等待观望。局里问题成堆，人心涣散。所里的问题成堆，有的领导班子喝酒成风，不抓工作，有的领导班子不团结，勾心斗角。房管段维修不及时，群众反映很大，我这里一天就能收到十几封人民来信……”

况东山对郑人杰说：“这个局的问题主要在于领导班子，问题很复杂，盘根错节，区里正研究着解决。你去了以后，先摸情况，不能轻易表态，不要陷到里面拔不出腿来。你可能听说了，班子内部三股力量斗争得挺激烈，叫三套车。局里保卫干部用电棍电

了司机，到现在迟迟得不到解决。挨电棍的司机来区里告过几次，扬言不解决要到市里去静坐。办公室有个干部携巨款潜逃至今下落不明，还有个干部大白天被人下毒，死在办公室里。公安局至今没有破案。这是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你是授命于危难之际，你先得熟悉情况先要调查研究，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是一朝分娩，你不要急于求成，等你把情况摸透以后再采取措施。”区长在郑人杰那张国字脸上看到的是严峻和耿耿正气，他不无调侃地说：案子是不少呀！就看你这个包青天怎么断了。区委书记说：房管局现在还很穷，区里年拨款几百万元。值不值的何正道就向我伸手要钱，他伸着个巴掌，像讨饭的一样，不给他还不行，给他吧，我到哪里去要，市里拨的款也是有限的，你去得要改变这种状况，我决不希望你们再伸手向我要钱，不但不给钱还要自己去求生存，求发展。党的各项改革政策是放在那的，步子要大、胆子要大，要尽快致富，为官一任，造富一方嘛。这也是区里对你们的希望，林则徐被贬之后，到新疆也是大有作为的吗。

郑人杰的心情颇有些沉重。他原来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几百人的车间，几百人的活动范围无非在厂子里在车间内。可是他要去的这个房管局是有三千多人的大单位，如果说一个车间相当于一个房管所的话，那么他需要接管的却是十个乃至更多的车间。他心中没数也没把握，也就是说没底。尤其令他感到心情沉重的是，他所熟悉的企业管理、电子知识全部扔掉，而他不熟悉的业务和专业知识有待他去开垦，去开拓，去耕耘。

他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单位，而是一个乱摊子。老大难单位，问题成堆。

郑人杰心里琢磨着区委书记和区长对他说的话，问题太复杂。先摸情况，不能轻易表态，不要陷到里面去拔不出腿来……

治理好一个大单位，从无序到有序，从伸着巴掌要饭吃到自给自足的盈利又谈何容易呢。原来的领导班子为何捏不到一块去呢？郑人杰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

转念又想，一个车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能力治理好一个车间，那么便有能力强治理好一个局。治理的方法是大同小异的，领导者的责任主要在于使用人和出主意两项，这两项是大同小异的。治大国如烹小鲜。

郑人杰没有奔局机关，由原局长陪同直接奔了离区政府较近的房管所——牡丹大街房管所。见到了这个所的甄巧常所长和何兆源书记。寒暄以后，甄巧常介绍了所里的概况：这个所背了两个包袱，第一退休职工 200 多个，第二破房子多，还是清朝进关时盖的呢，8 平方米一间。

东庙南边，神街两边，那都是什么房呀？要不老百姓给房管局编出顺口溜呢：房管局是糊弄局，青灰沙土抹墙皮……

甄所长说：“200 多退休职工，不给谁报销药费成呀？不给谁开支成呀，这帮人还不吃了我，您就看看这帮全是什么人。”

“每年给我这拨那几十万块维修费，哼！够干什么的，仨瓜俩枣儿的，有打醋的没打油的，有打油的没打醋的。就说那维修费吧，干活越多，花钱越多。危房那么多，不修行吗，雨季一来，哪哪巴叉塌两间，捂里几口子，砸死俩人，事就来了，这责任谁负？每年一到雨季，我得提心吊胆，心就提到嗓子眼。都看着这所长好当，谁愿意干，让他们来吧。这么多年年轻人。我也快熬到头了。等我退了休谁爱干谁干，无官一身轻我也就省心了。对了，大夫让我住院呢。人一到岁数，浑身是病，老伴儿整天价没结没完的劝我，劝我去住院，劝我少喝酒，劝我把烟忌了。这几样哪样也不能听她的。住院，哼，我不来上班行吗？俩局头都在这儿呢，你们赶紧找个年轻的吧，我也带他两天，哪天我真要

趴了窝就晚了……”

何书记说：“这所的维修费局里每年就拨那一点。根本不够，您来了，这不，何局长最了解这儿了，明年还不多拨点儿，要不，所里的日子不好过……”

“就指望着拆迁，指望多少年了，还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要我说呀，也别盼拆迁，赶明儿个要是把房管局的破旧房全拆了，咱们的地皮越来越少，管的房越来越少，咱们吃谁去呀？你不信看着，我这话在这儿放着，真拆迁了，咱这铁饭碗呀，还不得砸扁了……”

何正道不无感慨地说：“这个局五八年成立的时候老甄就在，那时他还是个木匠，现在快退休了，换了几任局长了。他还是所长，三朝元老了，有经验，管理上有一套，所里嘎达子琉璃球全怕他……来电话了，找我的，是局党委副书记杨恒林打来的电话，说局里出事了。咱们快回去吧，安学臣许洪武两人打起来了。”

轿车出了神街上了牡丹大街直往东驶去，驶到十字路口，车停下等红灯。何局长指着十字路口南边的一块地方说：“那头全扒了，区里规划的说有个香港大老板出钱，要盖一所中学，说是非得用他的名字当学校的名，可能那主儿姓陈，叫陈经伦。”

何正道见新调来的郑人杰并没有专心听他讲，于是立即刹住话头。郑人杰突然问安学臣许洪武两人以前的矛盾是不是很深。

何正道大大咧咧地说：“咳——闹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个是司机，一个是保卫科科长，多少年了俩人就较劲，究竟是怎么回事，局里也没调查过。我总想，俩个人闹矛盾是正常的，谁跟谁没有矛盾呢，两口子好不好呀，还吵架呢。谁想到这俩人越闹越厉害。这安学臣也不是个东西，开车就好好开车得了吧。不价，咳——怎么说呢，人跟人的活法不一样，看见漂亮的大

姑娘他就走不动道了，酸了巴唧那劲头就上来了。我对他压根儿就没客气过，有机会我就损他几句。这人没脸没皮，你一说他，他嘻皮笑脸，不急不火也不生气。你骂他，他给你沏茶，倒水，点烟，弄得我这个火也发不起来，我看见他就一脑门儿的气，可是又发不起来。有人喜欢他这个劲头。贾瑞贞就喜欢这种人，要不我们俩老说不到一块呢，能说到一块吗？我器重的人是有专业技术的能干的人，她喜欢的就是安学臣这号酸不拉唧的人。这回您调来了，慢慢您就知道贾瑞贞是什么人了。咱们局十多个房管所，30多个中层干部，有多少人跟她是面和心不和。”何正道话锋一转说：“现在人家正在泰国考察呢，一年她得出去两趟！”

“妇女干部，哼，她原来是抓团委工作的，后来到李家楼房管所当过党支部副书记，调建外所也是支部副书记，那会儿和陆之舟搭帮。老陆是所长，是老陆介绍她入的党。老陆也了解她，您可以跟老陆那儿了解了解，她是什么人。这号人，她究竟怎么当的副局长，还是个谜呢，群众中说什么的全有，咱不能给她胡说八道，谁也没抓住人家什么把柄。再说，那种事儿，谁管，现在社会上风气就这样，别说没抓住了，抓住了又能怎么样。区里有人给她撑腰，她跟佟金元是同学，全是房管技校毕业的，佟金元正管城建口的工作。要说佟金元这人，抓工作是有一套，年轻有为。业务也熟，脑瓜也好使。贾瑞贞跟他关系不错。反正以后您就知道了。”

“哟，快到了。”何正道说。轿车到牡丹东路往北一拐。何正道指路边的一座装饰颇为讲究的饭店说：“这是乡土饭店，局机关就在它后面。局里有个应酬什么的就到这儿来，菜炒的不错。川鲁菜全有。”

郑人杰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见那高大的茶色落地玻璃门外，有两只一人多高的麒麟，全是青铜雕刻的。虎视眈眈栩栩如

生，煞是威风。

车一晃开了过去，轿车平稳地停了下来。“到了，这就是咱们局机关。”何正道说。下车后郑人杰看了看门口，没有高大的门楼，没有灯箱，也没有铜匾和花坛，比起“乡土饭店”的门脸来可逊色多了。甚至还不如工厂的门脸气派呢。从这一点来看，房管局的主管领导就有临时观念，客不修店，官不修衙。难道说局里的领导都想调走？何正道似乎在郑人杰的目光里和脸上看出什么，他指着“房管局”的木牌子说：“这块破牌子早就该换了，我提出建议，人家不愿采纳，不愿执行，后来我一琢磨，还能省两个钱呢，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儿，谁也不能保证在一个单位呆一辈子……”

郑人杰笑着说：“这牌子是该换一换，裂这么个大口子，漆全掉了，还在这里挂着，比起人家‘乡土饭店’门脸儿可差多喽！”

走进局机关大院，郑人杰见院里站了不少人，正在仨一群俩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只见一个人快步向何正道走过来，在何正道面前站稳以后说：“何局长，刚才安学臣与许洪武动起手来了，大伙把他们劝开以后，他们俩人对着骂，骂了好一会儿了。我给你打电话那会儿，他们正动手打。这不，刚散。安学臣走了，他说：‘我到区里去，就不信没人管，跟姓许的没完。’”

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敞着怀，衣服扣子全被揪掉了，脸上红一道，紫一道，一瞧就知道是被谁给抓的。这人一下就扑到何正道面前大声地说：“何局长这事你们管不管，要是不管我就有法儿收拾他，没人管，我跟他死磕了，我宁愿让政府枪毙我，也不能让这混蛋气死我，这混蛋还是人吗，整天放屁带痰藜，连风带刺的，谁受得了这个气。”

何正道大声地说：“谁说不管你们了，站在院子里打、吵、

骂，这就能解决问题啦，都回自己办公室去，该干什么干什么！”楼窗口几处伸出来的脑袋纷纷收了回去。有的人站在院子里接着议论，有人踱着方步，慢慢往自己办公室里走。四十多岁的男人傻愣愣站着，还在不停地大吵大喊。何指着他说：“你先回办公室，等办完事我找你！”

何正道转过身对郑人杰说：“我们先到办公室吧。”他边说边往北楼指了一下。郑人杰与何正道并排向北楼走。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公鸭嗓怪声怪气的声音：“区里来人啦，都动电棍了，得扣走俩仨的。”走进北楼，郑人杰注意到了大厅中央摆了几盆花草。因长时间没人浇水，已经蔫头耷拉脑的。大厅两侧是玻璃橱窗，里面挂着先进人物的照片，还挂有报纸和通知之类的东西。看得出，已经挺长时间没更换了。走进大厅往东一拐便是楼梯，郑人杰看到那些木头做的楼梯扶手只有凳子那么高，大人要想扶着它只有猫着腰才能摸到。这楼梯扶手为什么这么矮呢，郑人杰有点纳闷，他来不及细想，凭他的阅历是能够琢磨出原因来的。已经走到了二层。楼板是木质的。郑人杰穿的是皮底黑色皮鞋，走在上面发出咯咯的声音。楼呈丁字型。门冲北的一溜窗户朝南，正宗的北房，门冲西的一溜窗户朝东是西房。

何正道穿的是牛筋底的黑色皮鞋。他在郑人杰的身后走，除了轻微的衣服摩擦声和轻微的呼吸声之外，便没有动静了。

“叮当！叮当！”突然院里响起两声炸雷一样的爆炸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直颤动。

“什么动静？”郑人杰问。

何正道推开南边的窗户，探出身去，见保卫科的许正天已跑到院里去。“怎么回事！”何正道大声问。“有人放了俩‘二踢脚’！”“谁放的，你给我调查清楚，非处分他不可！”何正道吼完，直起身对着郑人杰说：“这是欢迎你的礼炮！就差夹道欢迎

了！”郑人杰笑笑说：“你可真会开玩笑！”

“咚咚咚咚”，保卫科的许正天急匆匆走过来说：“听传达室的说，有两个不认识的人，骑车，对传达室的小王说找何局长有事，还说，听说你们何局长快下台了。早——”许正天说到此不说了，何正道吼道：“早什么，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快说！”许正天：“说了怕您生气。”

“快说吧，废什么话！”

“那俩人说，何局长早该下台了！他们说完到院里放了两个‘二踢脚’，到传达室甩下两句话：告诉你们何局长，这是欢迎他下台的！这俩小子说完骑着车一溜烟跑了。”

何局长的脸一下子紫到脖子，到这份儿上，让他的面子往哪儿搁？他说：“这——这——一定是有人幕后操纵，有意见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何必来这手！”

郑人杰没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许正天说：“就这么个事，没别的事了！”何正道一摆手，许正天转身走了出去。

“老郑，你慢慢就会了解了，这个局的问题太复杂，三教九流，嘎达子，琉璃球，滚刀肉，泼妇，暗门子，赌徒，酒鬼，恶棍，林子一大什么鸟全有，瓜子里噓出个臭虫——什么仁（人）全有。我在这个局几十年了，谁是什么变的，我还不清楚。就说金恒宝这小子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郑人杰默默地听着，突然问：“贾瑞贞出国什么时候回来？”何正道两只手的手指叉到一块一碰又一碰，他慢慢地说：“刚走三天，计划 26 号回来！”

第二天，郑人杰找办公室要了车，悄悄走了。局机关的人再没见到他的身影。

新调来的局长兼党委书记郑人杰干什么去了呢？房管局机关各科室人挺纳闷的。纳闷归纳闷，谁也没有什么急事找他。有那